

放歌 春 潮 間

那
家
伦
著



放歌春潮间

(散文集)

那家伦 著

*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昆明市书林街100号)

云南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云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6.25 字数: 127,000

1980年8月第一版 1980年8月第一次印刷

统一书号: 10116·810 定价: 0.48元

目 录

油绿的果实·····	1
相识·····	5
“叶报”·····	8
阿鸠·····	11
礼物·····	17
茶花调·····	20
架设兵的心灵·····	25
密林散记·····	29
美丽的树海·····	36
舞剧·····	51
贝叶会·····	56
然米渡口·····	61
思茅女儿·····	74
晨星下·····	83
不落的天鹅·····	88
竹窗记·····	100
笑声满满江·····	106

筏上花.....	110
赶摆.....	117
蕉熟夜.....	123
猎山行.....	129
火把.....	140
边寨春色.....	149
天涯花.....	153
湖上渔歌.....	158
绿色的登龙.....	163
洱花.....	166
芥子熟了.....	171
山乡之念.....	175
洱海歌声.....	183
春晨锤声.....	187
后记.....	195

油 绿 的 果 实

这是一个植物学家和士兵的故事，但得从油渣果谈起。

在这里的密林中，有一种野生植物。它从湿润、油黑的肥沃土地里钻出来，长成细细的藤条，攀上粗粗的树干，弯曲曲地缠满树枝。成熟了，绿油油、椭圆圆的果实结满在藤条上。风一吹，摆摆撞撞，落一地。它，就这样在密林中埋没了一代又一代……

然而，它却没有逃过一双架着眼镜的眼睛，一位老植物学家智慧的眼睛。他，斑白的头上戴顶草帽，劲壮的腿上登双球鞋，渡江过河，翻山攀岭。人迹稀少的密林里刻下一双双深沉的脚印。

科学家要有孩童的好奇。老植物学家的寝室，成了油渣果世界，床上、桌上、面盆里、皮包里，到处是油绿的果实。他蹲在这个世界里，举着砍刀把油渣果的硬壳砍开，看看，尝尝，笑笑，又伏在桌上写，写……直到深夜。

科学家要有文学家热情。一个灿烂的黎明，他冲出房门，把小青年们喊到一起：“它的含油量远胜过核桃和花

生，要用我们的劳动为它恢复名誉！”他的手心捧着那白生生、油亮亮的果仁。

驯服野生的油渣果并不比驯服烈马容易。老植物学家把浑身的劲都用上了。整整几个月，种下三万一千二百零五棵。盼星星，盼月亮，苦苦等待和思索，却只活了四棵！

“活了四棵，就是成就！我还想它会全死掉呢。想想‘九一四’‘六〇六’的故事，就不应灰心。”讲到这，老植物学家才发现青年中多了一个——一个士兵，圆脸大眼，端正整齐，在细心听呢。

于是，他感动地向士兵讲解起来。这油渣果种一次可活好多年，每年结两次果，一棵结几十个，可出近十斤喷香的油。士兵听着，记在本上。临走时，细声细气讲道：

“我参军头半年，打了二十八发子弹。每打一发，我就在本上划一道，打得几环，也划上。但是，二十八发只打了二十多环。我难过得咽不下饭。这时，指导员对我说：要是你现在就失去信心，那么以后再给你一千发子弹，也同样打不出好成绩！……”

他腼腆地笑笑，要了两个油渣果，走了。黄军装隐在丛林中，他的声音却深深地留在老植物学家和青年们的心上。不久，老植物学家收到一封寄自远方的信，洁白的信箋上跃动着一个士兵矫健的身影。

“在我们的一个普通连队里，已经成立了油渣果种植小组，我被选为组长；在我们住处的旁边，已经长起了一株嫩油油的油渣果苗——这个刚诞生的新生命，受到全连队同志

们的珍爱。敬爱的植物学家们，我代表我们的油渣果种植小组，慎重地请求你们，把“31205—4”这个数字改成“31207—5”！以后，我们将发动大家用业余时间，上山找寻油渣果，并不断向你们报告种植情况。请接受战士的敬礼！”最后的署名是：张诚。

张诚的信，深深地感动了老植物学家。他连连读了五遍，向大家念了三遍。他泪花闪闪地用手捶着桌子，说：“科学家要有战士的毅力！”当他发觉捏紧的拳头，把那封信揉皱了时，又赶忙松开手，把它展开，细细地抚平。

油绿的果实在成熟；真诚的友谊在增长。墨迹纯熟、华丽的信笺压满张诚的枕下；字迹怯生、朴实的信封堆满老植物学家的书桌。他们谈战士生活的愉快，谈研究植物的艰辛，谈理想，谈生活，……当然，更多的是谈油渣果。

有一次，张诚在信中提出了疑问：“眼看第一代人工培植的油渣果，就快要把油献给社会主义。可是我还始终弄不明白：植物都开花才结果，油渣果却没开过花？”

老植物学家回信答得巧妙：“晚上，八点到九点，你去看。”还告诉他，经过好多推敲，油渣果应该改名叫当当响的“油瓜”，问他同意不同意？

明亮宁静的边疆之夜。张诚拉着指导员来到油渣果地里。表在响着，心儿在跳着，眼睛大睁着。突然，那花蕾渐渐，渐渐，张着，张着，整个张开了！雪亮，银白，耀眼！张诚被带进了一个奇幻、美妙的境地，激动得连呼吸都凝住

了。好象终日劳累、担惊挂虑，正是为了这幸福而可贵的一刹那！

他一夜未眠，一起床就跑了十里地，用当当响的油瓜种植小组的名义拍了个电报：

“完全同意！”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 西双版纳植物园



相 识

是什么力量，有这样大的魔力，轻轻一点，就让人在一个极为短暂的时间里相识，而且了解得那样深切，使心灵里的友谊之火迸发出强烈的光辉。

战争的岁月已经过去多少年了。然而，当目光一接触到涂着“八一”星徽的军用水壶时，我的心就会变得象在干渴中饮到甘露一样甜蜜。那是多么艰难的剿匪途上呵，我们没有水，茫茫山林里只有含毒的“哑泉”。一步，一步，向刀削斧劈般的山峰攀登着。突然，我紧前边的一个战士，脚步飘浮一下，倒下了。我赶上前去，把他抱在怀里。他的嘴唇裂开了，凝满细细的小血珠。水，多么宝贵的水呵！我们的水壶全是空荡荡的。这时，一双急急跟上队伍行进的脚步，突然站住了，一个水壶落在我手上，“同志，给他喝吧！”不等回话，他已经大踏步攀上去，弥补起拉下的几步路。那朝向前方的身影，艰难而又坚决地向山颠攀去。在渐显曙色的天空衬托下，那身影越来越高，渐渐，占据我脑海的全部了……

后来，随部队投入修筑边疆公路的火热战斗。有一次，

夜间外出工作，我迷路了。黑黝黝的老林好象没有头尾，不分南北。飞禽的眼睛在闪亮，野兽在咆哮，山风在掀动树浪……。我焦急万分的心发出阵阵恐惧的颤战。可是，当我镇静下来，脑海里掀起一阵浪花，眼前就出现一个个亲切的身影，并看到他们在为我焦急。我的心顿时变得充实了，冷静而仔细地辨别一下方向，我发现在远方，在重重树干间，有一星火光；我激动万分，跌跌撞撞地奔上前去。渐渐近了，我发觉那是火把，还有粗犷声音的呼喊：“喂，同志！”这两个字，我听过千百次，但从未有现在这样亲切，它重重地滚落进我心里。我大声应着，闯过刺丛，冲进他的怀里。火把的亮光照得我没法睁眼，但他的声音却是那样欢乐：“可找到了！一接到电话，我们就出来找。给你吧。”他把火把递给我，指指路，“你瞧，顺这林间小道，一直走，就是工地。”“你呢？”我为他没火把担心。“我？有人说，我们边防军脚下长着眼睛呢！”一阵豪爽的笑，他早走开了，脚步踏上落叶断枝，发出好大的声响。火把的亮光，把他的身影映照得那样鲜明，终于，深深地镌印在我心田深处了……

在激动中，有时会变得特别呆笨。这两次相识，我竟没有问下他们的姓名。以后还有过多次这样激动而又呆笨的相识，有一次是在天安门前。

象很多刚到北京的人一样，一夜未眠，天空刚吐彩霞，我就阔步到长安街。迎面走来一个水兵，豪迈的步调，雪白的水兵衫，满脸的红光。正象多少不相识的人，在天安门前相遇一样，我们禁不住同时止步，亲切地注视着对方。突然，他开口了：“同志，第一次？”“第一次。”“我也是！”

他用滚烫的手和我紧紧相握。多少个日日夜夜，他在海疆的惊涛骇浪里，我在边疆的山野丛林中，都曾用最美好的感情向往过北京，都曾用最激热的语言谈论过天安门。如今，我们肩并肩地站在日夜思念的地方了。我激动地听到他那急急跳动的心声，那在霞光里变得分外炯明的眼睛，那没有丝毫暂顿地谈论起一个庄严的主题：战士对北京的爱，对天安门的感情。突然，他顿住了，省悟地说：“同志，再见，我今天就要起锚返航。你是幸福的，你还要停留很多日子！”这时，我才发现他挎着旅行包。我们行过军礼，握别了。他急忙地走了一段，突然又站住，扭头对我一笑。

这身影，这步调，多么熟悉！一霎时，我不禁忆起那个剿匪路上攀越巨峰的身影，那山林里边防战士的矫健步调，还有很多很多匆匆相识而又匆匆离别，但却终生难忘的同志。于是，象每次记起他们一样，我的心胸突然变得充实、宽阔，变得火热热的。

一九六二年一月 昆明

“叶报”

每天，全国各地要出版多少报纸呵！铅印的、石印的，不同样式和名目的。它们向人们的心灵打开了一扇扇透视世界的窗户。它们都是纸印的。然而，在这个远离北京的祖国边寨，我们的边防战士却出版了一种新颖的报纸，它用片片树叶当纸，战士们亲切地称它为“叶报”。它就挂在这个连队前面一片笔直而稳静的椰林树干上。它的周围，总是严严实实地围着人，他们专注地阅读着报上的各种消息、文章，不住地“啧啧”称道“叶报”编辑同志精巧细致的工作。

“叶报”——这战士的知心朋友，这光荣的连队战斗生活的记录簿，到现在已经出满一百期，它的出世是很值得人们深思的。

一九五九年，正当令人欢腾的国庆十周年纪念日快要到来时，连队为了任务的需要，在军长的率领下，正野营在边远的山区。这里，有如画的景色，丰盛的野果，然而，却没有战士们渴求的精神食粮——报纸。

怎么能没有报纸呢！原来连队的墙报编委们召集了会议，焦急地思忖、计划，决定要出版一份报纸。然而纸呢？

正当大家无计可出，军长轻声慢语地给大家讲了一个二万五千里长征途中的故事：

“有一天，部队踏泥泞，冒风雪，在顽强地行进。同志们已经三天未进一颗米粒了，这时，需要有多么坚决而又顽强的毅力，才能继续往前行进呵！

“忽然，前面传来两张青翠翠的叶片，叶片经过许多人的手，已经出现绉纹，然而，叶片上那秀丽、有力的字迹却依然清楚地呈现在人们眼前：

毛委员在前面！

同志，前进！

“叶子，薄薄的一片叶子，象一团烈火在人们心中燃起来。腿，变得更有劲了；眼，变得越发明亮；而脚下那深及膝盖的泥泞，那狂呼怒吼的风雪，一下子变得渺小了，微弱了……

“以后，这种用叶片写的传单变成小报，从长征路上一直出版到太行山区，解放战争中还在大别山里出现。……最初编报的小伙子，给它取了个怪有意思的报名：‘叶报’！”

军长微微一笑，顺手拾起一片十分宽大的叶子；又取过一根竹签，用小刀轻轻削尖。接着，他抬起微微抖颤的右手，熟练地在青叶上写了两个十分醒目的大字：叶报！

一切都明白了。编委们激动地伸手接过叶片。他们久久地传递着，象掂量沉重的东西那样在手里掂量着。……

难忘的国庆十周年节日到了，就在节日前夕，敬爱的军长亲自指导编委们出版了新的第一期“叶报”。

第二天，当节日的阳光照射在边地时，看哪，这闪烁着革命光辉而又新颖美丽的报纸前，出现了一片多么欢腾的

景象。报纸的刊头是用松枝编成的；它的每一页稿纸，都是严格选取得来的叶片；文章的四周，是不易凋谢的火红花朵饰成的花边。远看，它象一团火焰；近看，它是一个秀美的花坛；上面登载着战斗的诗文、优美的歌曲！

漫山遍野的叶儿，成了编委们取用不尽的稿纸。叶片上

写字，是那样清晰；就是直到黄萎，那字迹也不会退去。于是，巡逻道上，野营地里，演习途中，再困难的境地，这“叶报”也从未中断出版。它象一支号角，总是吹得那样激昂而又嘹亮！

现在，“叶报”的编辑已经在编写一百零一期的稿件了。深夜，边境一片宁静。只有编者那均匀的呼吸声，那急速而慎重地着“笔”声，以及时时移动叶儿的“嘶嘶”响声，在轻轻地打破宁静。

当旭日东升，在众多的报纸的出版声中，身为小妹妹的“叶报”，又吹起了新的战斗的号音。



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 昆明

阿 鹄

照片上，阿鹄的样儿很有趣。那张微微向上噉起的嘴唇，紧闭着，仿佛抿住了满嘴的笑；军帽下，眼儿明炯炯地望着前面，那向上扬起的眉毛，增添了几分战士的威严；领子紧闭，军装整齐，两块红红的领章，不偏不斜缀得端端正正，把那张圆脸，衬得更圆更圆……

云南边疆，四季常青。一个冬日的美丽的早晨，我沿着边境，从一个边防连队到另一个边防连队去。连长执意叫阿鹄送我。他很活泼，那颗心充满了好奇和孩提的直率。

丛林间，粗壮高矗的树干，密密层层挨得好紧；枝叶七伸八插，遮住了朝阳，只透进来一片水晶般绿绿的光亮。好大的蘑菇，鲜嫩的野果，还有艳丽得让人眼热的花丛，满地铺缀，逗得人眼珠儿直转，看不过来。

这一切，却都没在我们阿鹄的眼里。他斜挎着黑亮亮的冲锋枪，走一步，蹦一蹦，机灵地让过横在脚边的藤条断枝，一双脚象踩在软软的棉花堆上一样轻快，使人赶都赶不上。他还时时仰起头，眼珠子溜溜直转，看那穿飞在枝叶间

的稀奇鸟儿，听它们欢快地鸣啖，那样儿专注得凝神，有时竟停住步了，连眼睛都不眨一眨。

然而，一切鸟儿的叫声，连最最动听的云雀叫声在内，也赶不上他的口哨声美。枝头鸟儿鸣啖着，他听着看着，就不禁把嘴唇嘬成圆圆一个小口，勾动人心弦的声音就淌流出来了。它或许是一支雄壮的兵歌，它或许是一支幽雅的小调，更多时候却是一种鸟的鸣声。这鸟鸣声象得出奇，有时把鸟儿都引住了，它停住飞旋，立在枝头搦翅弄尾，对鸣起来。这时，我们的阿妈会欢乐得忘了一切，扬着手蹦跳起来，不停声地一直吹奏着，脸都涨得彤红彤红。直到他发觉耽误太长，才朝看傻了的阿妈愧然一笑，又弹蹦着，向前奔去。

奔着，奔着，他蓦然一下立住了，弯下身，蹑手蹑足走前几步，伸手抓起一个东西，回身来喊道：

“雀蛋！‘疼疼儿’蛋！”

不等回话，他仰头一看，就把枪倒背起来，扯着一条粗大的藤条，腾腾几下，早钻到茂密的枝叶里去，不见人影了。我正寻觅，只听“唰”一声响，他却已顺着另一根藤条，滑落在我身后，又是那么欢乐乐地说：

“我把蛋送还窝里去了！‘疼疼儿’是益鸟，吃蛀树干的虫子呢！它最疼儿了，蛋不在，它会找呀找呀，直到撞死在树上……”

不仅是“疼疼儿”，林中的一切他都熟悉，他是森林的儿子。他的民族——勤劳的攸乐人，是个有着血泪历史的民族。反动派抢掠了他们的钱财，烧毁了他们的寨落，把他们撵进那古老阴暗的森林中。阿爹在抵抗反动派的战火中英勇